**圆桌派第二季第12集 移民：异国他乡正确打开方式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孟广美、丁学良、马家辉**

窦文涛：家辉，你得感谢我，家辉一上我们这个《圆桌派》，粉丝大增，而且你现在承认我们这个节目是有技术把难看的拍好看了。他现在是我们观众的说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当，咱们节目也出梁朝伟了，就是家辉。

马家辉：不要老只讲一边不讲一边，它还有我很多内容观点他们都认同。还有人说听得哭了，他半夜发了一张截图给我，说一些粉丝留言，什么表扬我，那我就回他，我说在那个他的光光明灯旁边，再怎么小的草都会发光这样子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今天。

马家辉：可是他没理我。

窦文涛：我今天准备让你更加黯然失色一下，我把广美找来了，哈哈，广美找来了。

孟广美：我跟马老师都，刚才他很夸张说我们二十几年没见了，有十几年，咱们都没有认识二十几年。

窦文涛：他对女人的忘性基本是这样的。

丁学良：如果二十几年以前，你还在幼儿园你不可能上节目。

孟广美：没有没有。

窦文涛：咱们这个丁教授又来了。

丁学良：不好意思。

窦文涛：这个丁春秋这个吸星大法，在咱们《圆周派》，我给他赋予一个雅号，丁春秋这个学问大，经历多，你可不知道丁学良老师，大家可以去百度查一查，对吧？他的那个过往在中国历史进程当中，他所干的那些事，那真是不堪回首。

丁学良：但是胆子小，你讲那么多，我胆子小，最大的毛病胆子小。

窦文涛：丁老师当年你知道，你在美国，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移民。聊移民我就一下就想就想到他，他当年你知道在跟名人曾经同居过，跟这个李银河，这个已经去世的王小波，对吧？

他跟王小波曾经住在一个小楼里，而且他住的那个房子，是他去美国，李银河帮他租的。

丁学良：是，李银河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丁学良：我出国以前是我们一个单位的，但是我那时候没见过他的面。

窦文涛：你当时去美国为什么要李银河帮你找房子。

丁学良：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，而且我们是一个研究室，她比我早十个月到美国，拿的是同样的这种资助，是美国匹茨堡大学大学校长资助，所以我当时人家就是说到美国去跟中国不一样，对吧？

在中国我们这些单身汉是不交房费的。因为你住集体宿舍，说到美国去，那点钱哪儿能起付得起房费，你要找人帮忙，要不然你就坐到马路上了，我想住在马路上给警察给抓起来，然后就托李银河，李银河真给是我们找，找到了小阁楼。但我没你那个胆量，再把阁楼在外面再盖一个楼。

窦文涛：诶，这丁春秋，一下就扎一针。

马家辉：我来作证，他拆了，因为他拆了之后有抑郁症，整天说家辉我越想越不服气，可是没办法要守法，是吧？然后要看风水，又这个那个，最后他看破了，这个事就因果嘛。

窦文涛：当然，既然这个丁老怪揭发了我，对吧？我也不怕给大家承认，因为这本身就是新移民的一个问题。

丁学良：对。

窦文涛：今天我跟广北还说呢，我说聊移民，就主要是他们俩说，家辉在美国生活，丁老师对吧？后来广美启发我，说咱们在香港生活也算是移民，内地嘛，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。

丁春秋：你是台湾吗，是不是？

孟广美：对，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聊移民找我干吗，我没移过民。后来一想，不是，我好像也是一个算移民，还移了两个地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，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内地，比如说有一些违章，咱们内地叫违章建筑，很多人家在阳台台上盖一个什么。

然后呢，你看我在香港跑马地买一个房子，有那个天台，我买的时候是这个人家卖给我的那家，上面是加建了一层，那已经加建了几十年了，但是银行要给你按揭呢，按香港法律你全得拆光，拆光了我说，我搭个这个简易棚吧，我搭个简易棚，而且呢，你看这咱不了解人家这个本乡本土的规矩，我就得问当地人。

这就说明呢，问当地人你也得问对人，我问的是我的那个装修佬，然后我那个装修佬，在香港装修40年了，加上他爸，他老豆，说我老豆很有经验的，说这个僭建，说你这种性质的没有问题，不会管到你的，然后就是我给你建，然后就是说你记着，屋宇署会给你发信让你拆，但是你不要理他。

一般来说就是说，你要等到一封粉红色的信，那个时候你再拆。然后但是一通常到那个粉红色的信，已经两三年就过去了，你这还能享受，所以我说好吧。

孟广美：你的装修佬是哪个村的？

窦文涛：新界的

孟广美：新界的吧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孟广美：他拿的新界的法律，他拿的不是跑马地的。

窦文涛：结果最后呢，就是说给我信我都不理，不理不理，最后粉红色的信一直没等到，等来了一封黄色的信，然后我一打开，叫屋宇署现在检控你，请于4月27号到东区裁判署提堂，我成被告了，你知道吗？吓得我，我说你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装修佬就说没有粉红色的信哪。

他说不要紧，你赶快拆了，好，就赶快拆。拆了之后呢，就是说先认罪，你要是法官大人我都拆了，我都拆了，然后就是罚款不等。最后因为我呢还常在内地工作，人都不在香港，说请一律师，花15000 请一律师当庭罚款1万 。所以你看这说明我这算不算新移民的一个遭遇。

丁学良：当然你这个情况比我们遇到的那个情况要仁慈的多，我们刚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听到的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震撼的是两个韩国人，他跑到纽约去，在纽约餐馆里面打工，纽约冬天很冷，他们想吃狗肉，说84年想吃狗肉，结果他们一点英文都不懂。

我们留学生多多少少还懂的一点英文，他跑到超市去想买狗肉，超市怎么会在美国有狗肉呢？然后这两个哥们儿实在是熬不住了，就把人家那个宠物狗被偷吃了，宠物狗偷吃了，这两个人并不认为是犯罪行为，关键问题就在这里，就跟你一样僭建一样。

他并不认为这个是违法的，他们把那个狗吃了以后，就把那个骨头就包一包以后就扔到他们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，结果人家后来又找找，终于找到了，一找到以后，这两个人判了六个月，本来说还要判得更多。

马家辉：不是，他不认为是违法是说，不认为吃狗肉违法还是不认为偷人家东西违法，他们认为不认为偷狗。

丁学良：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，他们更不认为偷人家狗是法上加。

窦文涛：嘿嘿嘿嘿。

马家辉：所以说对啊，没有，其实文涛，你是那个科技进步的受害者，我觉得因为这几年特别严格，因为有航拍，他们那个政府执法真的经常以为他家小孩子在玩，没有，他在执法，放个飞机看你们这些豪宅，谁是违章建筑了。

窦文涛：我那不算豪宅好吗。

孟广美：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，他那个都有纠察队，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的呀。

马家辉：纠察队。

丁学良：比如说那个像北京人讲的，这个什么小脚老太太是吧？违法队。

孟广美：对啊，北京有朝阳大妈，跑马地也有。

窦文涛：香港有爱投诉的市民是吧？广美你看，你能分享分享吗？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。

孟广美：我为什么找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，也曾经是一个新移民。

因为我觉得我是属，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，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，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自得其乐的，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。

窦文涛：家辉跟丁老师一样，你在美国生活多少年？

马家辉：我不算移民，因为我经常这样分开，移民跟移居是两回事。移民的话，你就是有一点连根拔起的感觉，至少是一个长期的（计划），你跟那个环境建立关系。我在美国几年就是移居，我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，我不会在这里拿绿卡，拿护照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马家辉：我学完就走，因为英文不好，很憋。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以前，没有了，我不吃狗肉，不要这样看我，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。

窦文涛：你只是爱偷狗，叫鸡鸣狗盗之徒在哪儿都好混。

马家辉：精明啊，不是。然后那个后来当讲师也拿了最佳讲师，学校看我毕业的时候叫我说，要不要考虑，假如我留下来，他们会给我办。

那我只有当天考虑了两个钟头而已，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，留在那边8年了。有时候讲课我还一边讲，一边心里在笑，心里想这些洋鬼子学生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吗？

我就决定不要了，我就回来香港闯荡江湖。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，我就想回来见证这个重要的时间。

窦文涛：这个确实说的这个英文不好，是不是头一个问题？

丁学良：我想比英文不好更严重的是钱的问题，如果你钱很多的话，英文不好，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。然后就听人家的话，说你要学好英文，英文在美国有两个途径，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？第一个不管什么女的，只要愿意跟你同居都可以，然后你跟她学英文，你跟她干活。

窦文涛：谁给你出的主意？

丁学良：就是美国同学。

窦文涛：这美国同学不错。

马家辉：我觉得是李银河。

窦文涛：李银河，没错。

丁学良：第二个是最简单了，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，他说你买一个最便宜的黑白电视机，我们那时候彩色电视机很贵的，然后你有事没事电视机开着，在那里面听那个脱口秀。

孟广美：其实我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我的英语大概就10句话而已，而且很穷啊，特别穷，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？

窦文涛：那当然。

窦文涛：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？

孟广美：但是。

马家辉：穷的站着睡的，没办法躺着睡，房间太窄，天哪，要用站着睡。

孟广美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

马家辉：你腿太长，房间太窄。

窦文涛：你跟凤凰高层关系好。

孟广美：十五平米的房子住两个，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。

马家辉：一米八的，阿凡达。

孟广美：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子，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，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用掉工资二分之一以上，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。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，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？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。

丁学良：是吗，有这种感觉吗，有这么厉害吗？

孟广美：1996年的时候，你要去问路，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是直接弹开来，他害怕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？

孟广美：我不晓得。

丁学良：他怕你抢他钱。

孟广美：不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非法移民。

马家辉：怕她割他的肾。

孟广美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去问路，那个大楼里有一个屈臣氏，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跟他说，“对不起我可不可以…”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他真的直接就从店门口，弹到最里面去。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…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这个在当年哪，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，就是香港人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，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，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，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。

我还曾经记得，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，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港台跟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。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，然后就香港的这个女歌星，跟我一起录，你知道吗？

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种麦，就是到了我的台词，我上去录，到她就，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，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，她拿这个纸巾，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，她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很，就是我很敏感的，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，你知道吗？

丁学良：非典，她怕你有非典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她就是。

孟广美：那你臭不臭呢？那时候。

窦文涛；我是臭，就是也不注意个人卫生，好几天不洗头，对吧？但是我的感觉就是，我说你至于吗？在这儿，录完了什么什么，啪马上弹开，就像你说的就让我想起来，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就是。

孟广美：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的歧视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，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英文跟广东话，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，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，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，而且有距离的。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不同，我就是我刚到香港来之前，因为我在广州七年，所以呢。

孟广美：你也会说白话的呀。

窦文涛：会听不会讲，就是但是你会听，你就认为你会讲，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，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。

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，所以我就到了香港，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著名这个故事。我冲着一个叫乔尼的一个撰稿，我就哗给他侃了半个小时，最后这乔尼说，窦先生，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，那怎么办？

孟广美：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想移民也好，宜居也好，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脱离自己的舒适带。

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的歧视，我觉得更多的是，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，英文跟广东话，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……

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，可能对他们来讲，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，而且有距离的，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不同。我刚到香港来之前，因为我在广州7年，所以，我是会听不会讲（粤语），但是你会听，你就认为你会讲。

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，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，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。

所以，我就到了香港的公司，这是我们公司著名的故事：我冲着一个叫乔尼的撰稿，我（用粤语）给他侃了半个小时。最后这乔尼说：窦先生，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。

孟广美：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想移民也好，移居也好，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脱离自己的舒适带。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需要有的，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尊严，要去学当地的语言。

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，连女孩都欺负我，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，她们就你点吧，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，她说点，跟他讲说我要除衫（菜心），oh , you try some, 菜心叫除衫。

窦文涛：除衫，我要脱衣。

孟广美：但是除衫，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。

马家辉：除衫，太高兴了。

窦文涛；要家辉学这个话，就成性骚扰了。

马家辉：不是，那个我很好奇那服务员怎么反应，我是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，马上把电话号码。

孟广美：不是，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，她们就这么整我，那时候很受伤害，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，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你不可能学语言。

窦文涛：她说这个事，我问你们两位在美国这个生活，你觉得最初的时候最受伤的事你记得吗？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。

丁学良：讲几个创伤，因为我创伤太多了，讲一个还是讲两个，讲三个。

窦文涛：丁春秋，要不就是春秋吗。

我第一个受伤的是，是在匹兹堡大学上课，上那个基础课，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。我们班上大概有30来个学生，外国学生大部分，都拉丁美洲过来的，我大概是在班上，是三个亚洲人之一，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。

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大学校长的奖学金，就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，但是我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，一个问题不敢提，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。

两个星期下来，班上两个白人同学、男的，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着最高的奖学金，他们自己要付学费的。

那个眼神，虽然我不懂英文，但我能读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，那意思就是说：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，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？

马家辉：他就直接讲？

丁学良：不，我能读懂他的眼神。

马家辉：你觉得他心里这样的。

孟广美：丁老师翻译出来的。

马家辉：你想多了吧。

丁学良：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，眼神是有语言的。

马家辉：你没办法证明。

丁学良：可以证明。

窦文涛：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狂。

丁学良：这是第一个受迫害，你要问我多得很呢。

窦文涛：家辉来一个。

孟广美：但是丁老师您应该回他，您有您的眼神回他一句，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，又干不掉我的。

窦文涛：绝了。

丁学良：我没有底气，我拿的是人家的钱。

马家辉：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包，蛮有趣的。我那个脸皮比较厚，所以说真没有觉得受伤害。我倒觉得是，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，我不会这样想的，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，一定相约还是，约我吃饭什么，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。

然后呢有时候有一种情况，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，然后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，一起读博士班的。

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、小冲突，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：你看马家辉整天对着我们香港、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，像你有时候说我黑口黑脸，她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。我说有吗？她说是啊，你看到洋人就笑口眯眯，就说我……

孟广美：崇洋媚外。

马家辉：对，那种感觉，我就很受伤害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，可是我觉得我对着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，为什么？广东话说“以笑遮丑”。我英语不好，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，我就只好笑了，特别地友善。

其实我根本听个屁，根本不懂他讲话，那别人看起来就是说你对洋人崇洋媚外，对着我们自己人呢，就黑口黑脸，我觉得我蛮受伤害的。

丁学良：他讲的这个情况，包括你讲这个情况，我们倒遇到一个，是住在一个楼上，我们是三层楼，第二层楼一个老王，我不好讲名字，名字我记得他从东北来的，他是学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的。

这个哥们儿厉害，这个哥们儿比我们 大个十来岁，他已经是中年人了，我们那时候还小青年，他跑到美国去学习，他英文比我还差，但是他胆特大，每个周末都请同学来吃饭，跟你一样。

他后来临走的时候，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，当时在匹茨堡人人皆知，就是华人人人皆知，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内定为，回来以后要当院长，他走的时候当了系里副主任，所以干部说你到美国去，美国很腐败，注意不要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腐蚀，回来以后就麻烦了，然后他临走的时候，就跟那个学校里那个卫生所，要了一大堆的那个避孕套，卫生套，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。

然后谁知道他跑到美国去以后，好像是没什么机会用，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，他是访问学者，就是十个月就要回去了，我们是读学位，临走的时候呢，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，就叫yard sale，临走的时候就是把不要的东西，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，他把所有能够拿出来的东西都卖，其中就包括来带的一大包的避孕套，

马家辉：过期了吧。

丁学良：我们一看以后就傻眼，说老王这个东西不能卖，因为这个传染病呢，他说我这也没用过，我们讲，人家也不知道，美国人不知道，你这个在美国卖的，也不是在中国卖，哦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他马上回去以后，就拿一个大白纸牌，然后就用个大粗笔就写着，从来没用过。

窦文涛：从来没用过，哈哈哈哈。

丁学良：那才精彩呢。

窦文涛：这就有些观众这个黑我说，我的大脑最值钱，因为是新的，从来没用过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马家辉：这个我先插一个题外话，这句话没用过，可以很幽默、黑你，也可以很哀伤的，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。

窦文涛：从来没用过。

马家辉：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，据说是他写的，什么就是说那个两句话，就是那个一双婴儿鞋子，就是婴儿鞋子从来没用过，就是一双婴儿鞋子从来没用过，就有很多故事，很多想象。

丁学良：那当然。

马家辉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买了浪费吗？还是那婴儿很不幸去世了，马上他什么都没说，你脑海的小说就出来了，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，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，你的大脑从来没用过，是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，为什么我不去…？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，你到了那儿，你看我在香港，因为我有东莞口音的普通话，还能通行江湖。

丁学良：还能应付一下。

窦文涛：我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你真到了美国，就是英语不行，什么叫寸步难行，我约略能够想象。

因为我经历过，我有一次是跟着鲁豫去纽约，我们一起出工差，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，我当时就发现如果我要去了，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，我跟她寸步不离，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。

孟广美：即便到你回房间里。

窦文涛：就是到最后是到了半夜，鲁豫在我面前说，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？ 咣叽就关门。

丁学良：在挪威奥斯陆，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仅次于你的智慧，还没有你那么好，他带了老婆带两个孩子，他要喝牛奶，他英文也不行，那更别讲挪威语，挪威语很难讲的，我都听不懂，他后来讲了好半天，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，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什么不带脂肪的，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，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
窦文涛：全脂、脱脂、半脱脂。

丁学良：就是很复杂的，搞了半天，他对方那个服务员听不懂，就后来想了一个绝招，孩子要喝什么，就喝妈妈的那一种，，然后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。

窦文涛：这是什么？

丁学良：非常生动。

窦文涛：这是脱脂的吗？

丁学良：脱脂的，他认为这是脱脂的。

窦文涛：这是牛的，这是人的，哈哈哈哈哈。

丁学良：后来服务员一看马上就明白了，没问题。

窦文涛：广美你讲。

孟广美：没有，我刚才只是想要讲，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，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， 就是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，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很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，或者是干吗你，ok ，他截停你，他会告诉你说出离开你的车子，就我们看电影，离开你的车子，要不就是手按在地上，要不就是手按在车上，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，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，我是有执照的，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，你一伸手完蛋，噼里啪啦的这个，就直接把你摁地上，把你痛打一顿，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。

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，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，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（窦文涛：是是是），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，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。

窦文涛：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，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，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，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，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。不是，我不用试着办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，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，就是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。我就跟家辉说的，说老外笑脸相迎，我们去派我去，公司派我去美国，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，你知道吗？

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，早上六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，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。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，就是像你说的，人家说这个外国人，你见到他要笑，对吧？在笑。

孟广美：黑口黑脸。

窦文涛：然后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，一个大肚子，长得还挺漂亮，怀孕的。那个女的见到我她一点也不笑，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，然后她就问我一些，我也听得半懂不懂，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，说你这个去有没有收入，我说收入，我说收入是我的company 给我的，她说你的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还是在美国给你的，什么什么的。

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然后最后就给我说急了，就是说那这个什么，你就是挣钱还是不挣钱，跟我说半天这个事，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什么的，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，我最后急了，我就跟人说，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，他爱给多少给多少。

孟广美：不能的，违法。

窦文涛：走了，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，我都给你弄好了，你出公差给拒签了，后来她就说，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，香港美国领事，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，说这个女的，就是首先她怀疑我动机不纯，她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，然后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，没有理由的冲她笑，一脸谄媚，她就觉得心里有鬼。

马家辉：那我跟你讲，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，叫误会可大可小，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，去夏威夷，就是因为语言、表情、行为的误会，被搜身。我下飞机后检查行李，入境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海关，看我那个行李，瞄我几眼。我也是对着他笑，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，对着他挤眉弄眼地这样笑。

他突然本来对我笑，突然不笑，凶起来，脸臭起来，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，把我抓进房间搜身，身体所有的部分，你能想象的他都搜了。我无所谓，我清白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。

窦文涛：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。

马家辉：没关系，因为我心里想，好啊，你要求的，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，你要看就看。

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，清白，他出去。老外也很好，他跟我道歉说：抱歉，给你带来麻烦。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原来他指一下说我行李里面，发现有避孕套。

窦文涛：刚才丁春秋卖的，是吗？没用过。

马家辉：没用过的。

丁学良：他说你带的是用过的。

马家辉：里面原来过程里面，我记得他检查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有安全套犯法吗？

马家辉：不是，第一个我很年轻，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记得他搜行李的时候，问我在美国有女朋友吗？我说没有，然后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，在身体上运毒。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。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，要配着安全套呢？

窦文涛：那他不了解家辉的过往。

马家辉：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，过关要小心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听上去。

丁学良：这个移民我看那个字，这个侨外移民，其实中国人这个侨字，是很有意思的，最早的是一个人，这个地方是那个乔，那个乔装打扮的乔是吧？

窦文涛：对。

丁学良：所以你要移民的话，可不就是跑人家国家去乔装打扮，要伪装出来，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。

丁学良:我刚想去来。

窦文涛：丁老师今天能发财，我帮你要，我帮你要，但是你讲。

孟广美：对不起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，法律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也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，你知不知道在美国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，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。

马家辉：随从，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？

孟广美：没有，她出门是十几个。

窦文涛：不，我就是鲁豫的随从。

孟广美：不是，你如果真的有随从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，你最好问问清楚，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。按照美国本地那个州，那一个州，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。

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，按周薪付给他，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，或者是有人检举你，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，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。

丁学良：你吃上大官司，而不是小官司，大官司，虐待劳工。

孟广美：所以有一年我因为，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，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，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，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，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小时是八点多美金，我就按周薪给她，她一直跟我说不用，除了香港的工资照付她之外，我还付了她美国的工资，她一直说不用不用，我说用、用、用。

丁学良：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坐牢了。

孟广美：她说她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了。

窦文涛：你们说今天中国这经济也好起来，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到底移民，该选择什么、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，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，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，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叫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

丁学良：那比我们后了。

窦文涛：那个作者姓曹的，那个作者现在已经七十岁左右了，年过七旬了，回来了，回来在北京，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，《纽约人在北京》，你看他就说，照他的观点他就说，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，叫做儿童的天堂，青年人的战场，老年人的墓场，就是坟场，老年人的坟场。

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，你觉得的那个好，空气好这好，他说你，但是他提到一件事，他就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，都是负债的，就是在美国，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 你还是个人；

你要一没这个工作，你立马成孙子，就是因为你房贷、车贷、学贷，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一个，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，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你就，丁老师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。

丁学良：当然，当然，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，老华侨们，我看了老华侨们，当然那些个老华侨，大部分还是属于劳工阶级，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那些老华侨们，你就发现很多的老华侨，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都想回到故土。

他说回到故土，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，溜溜狗走走路是吧？在美国就很惨了，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，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中国富起来了，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、通讯，都更很发达了，很简单了是吧，还应该不应该移民，需要不需要移民移民，对不对，好不好。我一直坚持这一点，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，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，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。

窦文涛：试一试。

丁学良：试一试，试成功了，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地，试不成功你再回去。

窦文涛：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，这个。

丁学良：试不成功你再回来，交学费。

孟广美：我觉得先移居吧，先移居再考虑移民，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世界那么大，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，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。

丁学良：我强烈建议，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一天到晚讲，我明年移民到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，这算什么玩意儿，全世界都做得到，你有本事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，到那个地方当酋长，那才是大牛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窦文涛：我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，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。

马家辉：而且现在移民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们那个年代讲的，（移民）真的是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。我去了不成功，我就不回家，回家就是衣锦还乡。现在不是，我可能去，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，或者说拿了护照（就回来），飞来飞去。

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，所以刚刚说其实移民，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，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，非常美好。

窦文涛：我现在觉得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，有那么一句话，这个中国人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，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、现在是这样、未来也必然是这样，就是说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，都会有华人。

这其实从历史上看，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，都没有关系。最近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，他说我们过去认为好像中国曾经有一个阶段闭关锁国，（但）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，比如说明清时候，曾经很短暂的海禁。

其实说中国人封闭是一个误读，中国几千年历史上，你比如说丝绸之路，或者说是海外（移民），包括郑和下西洋，真正说那个海禁，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。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，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。

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，他们也往海外跑，这是南洋华人，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，他一样都往海外跑。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，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是不成问题的事实。

丁学良：现在已经遍布全球了。

窦文涛：已经遍布全球了。

丁学良：你刚才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移民，现在没有太阳的地方也有华人移民，就是北极南极。

窦文涛：北极南极，没太阳吗？

丁学良：那个地方一年大概8个月没太阳。

窦文涛：极夜的时候，对。

丁学良：你像那个实际上，你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，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，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。

窦文涛：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。

丁学良：华人是这个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主干。

窦文涛：好。

丁学良：人多嘛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们两位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，是吗，面色菜绿。好，谢谢。

END